

◎ 北野武

著

姜向明

译



北野武的 小酒馆

北野武的
小酒馆

目
北野武

著

姜尚明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野武的小酒馆 / (日) 北野武著; 姜向明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133-2808-1

I. ①北… II. ①北… ②姜… III. ①随笔—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3430 号

北野武的小酒馆

(日) 北野武 著

姜向明 译

选题策划: 雅众文化

特约策划: 方雨辰

特约编辑: 陈巧文

责任编辑: 汪欣

装帧设计: 尚燕平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31千字

版次: 2017年11月第一版 2018年3月第二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808-1

定价: 4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那家料理店，位于赤坂一条小街里巷的深处。望见它那朴素的店招后，你沿着台阶而下，随后会注意到在那扇厚实的木板门背后有窸窸窣窣的动静。你“哗”的一声拉开了那扇木门。迎接你的是一声清脆的“欢迎光临”，以及食客们的欢声笑语。不过最重要的是，会有一股能勾起你食欲的香味向你飘来。老板名叫與水治比谷，但食客们都把这爿店叫作“熊先生的料理店”。要说这家店的特色，那当然是熊先生用那双巧手做出来的料理，但它还有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特色。那个特色就是，熊先生用来款待食客的热情交谈。说白了，就是料理店老板和食客们天南海北地侃大山。根据当时的心情，根据酒饭的饱足程度，他们之间聊的话题可以是天文地理，也可以是鸡毛蒜皮。

也不知道究竟出于什么确切的理由，通过这样的闲聊，店老板熊先生和食客北野武先生之间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心灵感应，他们聊的各种话题也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妙趣。既有令

人捧腹的风趣话，也有令人止不住拍膝高呼“有道理啊！”的严肃话题。

曾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北野武这个天才的奇思妙想和熊先生这个独一无二的料理人的精湛刀功结合在一起，就做出了盛在盘子里的顶级料理。”因为北野武是个率性而为之人，所以没人说得准他什么时候会来光顾这家店。不过，这事在有幸邂逅了这种千载难逢的场面的食客们之间传为了美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食客们称之为“这家店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特色”。总之，这本书就是北野武先生用他的生花妙笔将这种特色表现出来的结晶。接下来，就请读者们细细品鉴吧！

（日文原版编者按语）

目 录

第一章 生死的问题 / 001

第二章 教育的问题 / 039

第三章 关系的问题 / 075

第四章 规矩的问题 / 111

第五章 电影的问题 / 159

吃饭的顾客和做饭的我们，两者之间虽然只隔了一张柜台，但也可说是天堂和地狱之隔。

“今天的鲍鱼好得没话说了。千万忍住，别流口水哦。”

嘴上虽这么说，但我心里其实并没有这么笃定。食客们真的会觉得好吃吗？真的会满意吗？我心里担心得一塌糊涂。用柜台的形式上菜，其实也是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食客们的反应。

但是呢，北野先生这个人能够非常敏锐地洞察到我们料理人的这种心态，这也许是因为他的职业的关系吧。我们虽然没有特别谈到过这点，但从他的片言只语中我常常能感觉到这种体贴。一言以蔽之，他是个非常敏感、非常优雅的人。他的这种体贴入微的话语，曾给了我们多少帮助和激励啊！

一直让我感动的，正是北野先生的这种人格魅力。

在电视上看到的北野先生也充满了魅力。不过，这么说也许

有自吹自擂之嫌，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在我的店里侃侃而谈的北野先生。他是个极富常识的人（我取的是该词的褒义），对别人充满了体贴与关怀，但他其实也有感情比较脆弱的一面。我觉得，北野先生的这一面是不太为世人所熟悉的。

北野先生从几年前开始经常来光顾我这爿店。因为我也喜欢聊天，所以我们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在很多时候，我们交谈的话题其实并不适合隔着柜台你一言我一语。有时，我们甚至还会谈到生死的意义这类话题。

有时候，坐在柜台旁边的客人们也会被北野先生的话语吸引过去，在不知不觉间专心地听起了他说的话。于是乎，我又开始了那种纯属多余的担心：对客人们来说，今天的最高享受也许不是我做的料理，而是北野先生说的话吧。

（熊）¹

1 章前序是料理店老板的话语，日文版编者按语交待食客们都以“熊先生”称呼他。

第一章

生死的问题

在学生时代

我觉得死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事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怕死，说什么也克服不了这种心态。

从高中到大学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思考“死”这个问题。那时的我，可说是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

细微的声响或什么东西的影子都会令我这个胆小鬼吓出一身冷汗，就像是深更半夜独自走在墓地里。这次的咳嗽好像不太正常，身上的某个地方长出了一个小小的瘤，诸如此类的小事都会令我忐忑不安，担心起自己会不会是得了癌症。

如果就这么一命呜呼了，那该如何是好？

我每天都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

初中的时候，棒球队里有名队友被一辆土方车轧死了。对我来说，那是第一次在现实中接触到死亡。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京滨东北线发生了一场事故。事故造成了惨重的后果，伤亡人数接近一百五十人，在死亡的乘客中，有我认识的人。

现实中的死亡，对我造成了超强的冲击。

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认为死是一件伤心事。

听到别人说谁谁谁死掉了的消息，我的心头只会浮现这样一种想法：“噢，那个家伙死掉啦。”不管谁死了，这个世界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日子一天天地过，今天和昨天没多大区别，只是那个家伙昨天还在，今天就不在了。

棒球队的那名队友也好，我认识的那名乘客也好，到昨天为止分明还是生龙活虎的两个人，可今天无论到哪里都找不到他们了。就像被黑板擦擦掉了，被擦得无影无踪了。仅此而已。

我深切地体会到：死是多么扫兴的一件事。

我明白过来，人死了只意味着不复存在。既没有什么天堂，也没有什么地狱。再就是，死人会非常简单地消失于活人的记忆中。

话说回来，朋友死了，心里肯定会觉得悲伤。但是说到底，心头也只会浮起“哎，他死了啊”，这么单纯的一种想法。

就算再悲伤再悲伤，就算一连三天夜夜流泪到天明，到了第四天泪水也会干掉的。不论你对逝去的故人有多怀念，活着的人都生活在一个与死者毫无关系的世界里。面对如此肃杀的现实，我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哎，他死了啊。”就这么结束了吗？

所以，我特别怕死。但是，我要怎么做才能使自己免于死呢？我还认识一个人，那天他本该在那辆发生事故的京滨东北线上的，但因什么事耽搁了没乘上，结果反倒捡了一条命。人的生死，谁也控制不了，只是命运的拨弄而已。正因为是命，所以没人知道自己哪天会死。这样的想法令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要是我现在死了，肯定什么也不会留下。世人很快都会忘记，有个叫北野武的人曾活在这个世上，就像落在地上的一滴雨，会被随后一滴又一滴的雨轻而易举地抹去痕迹。

不是害怕被别人遗忘，而是害怕因为自己的人生空空如也，所以就这么轻易地被别人遗忘了。这样就太可怜了。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人生的乐趣，我还什么都没享受过呢。虽然我打过棒球，但那不等于我打进了甲子园¹呀。学习也谈不上很好，也不记得自己享受过什么奢侈的生活。既没有开着车子兜过风，更没有开车搭讪过什么女孩子。我不要就这么死了。什么都没做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

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活得有滋有味的感觉。

人死后会变成什么，有没有天堂和地狱，使我感到烦恼的并不是这一类哲学性的问题。我只是害怕，还没有体验到生的快乐，还没有留下任何能证明我没有白活的记忆，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踪影。

虽然我说生的快乐，但那并非仅指快乐的记忆。哪怕是残酷的、

1 甲子园：日本全国中学生棒球大赛的举办地，位于日本兵库县西宫市。

痛苦的经历，只要它能让我品尝到活着的滋味，就算是一种快乐。

因为有一种想法，所以当时的我憧憬着要做一名海洋研究员。

那时正是雅克·库斯托¹名气响当当的年代。当时我羡慕的是海洋科学家这类人，因为他们能乘上像“深海 6000 号”那样的潜水艇，下潜到水压高达几百个大气压的黑暗海底，对海底火山和在深海里繁衍的细菌进行考察研究。我向往的是那种和现实利益没有半毛钱关系、纯粹为了学问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活法。因为我觉得如果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我就能切实地体会到我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活过。

如此说来，当时我所害怕的，也许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想活着。我害怕的是那种既沉闷又无聊的生活。

话虽这么说，但当时的我其实并没有想做什么事，想成为怎样的人，或者说想过怎样的生活这类具体的理想。不过，正因为我没有任何具体的理想，所以我反而更加恐惧了。难道我的一生要在连该做什么好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度过吗？

但是，人生充满了讽刺。

为了克服对死的恐惧，我选择了一条相当于自杀的道路。

此前，我已经谈过许多关于我母亲的事。尽管我无法用片言只语来概括，但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女人，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艺术啦，哲学啦，文学啦，她完全不认可这类东西的价值。对她来说，爱好这类玩意儿就是在浪费人生。

¹ 雅克·库斯托（1910—1997）：法国海洋科学家。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她这种看法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智慧，甚至是一种可称之为哲学的思想。但是，因为我自懂事起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家里，所以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客观地将母亲的这种看法视作是一种思想。

我父亲属于典型的下町区¹里的手工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入了说漫才这一行，所以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不过，我从小到大和父亲之间有过什么真正的交流吗？我一次都回想不起来。我只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带我去江之岛看过大海，但那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父亲是个粉刷匠，每天都在施工现场、小酒馆和家之间做三点一线的往返运动，就像敲图章一般千篇一律。他平时是个胆小如鼠之辈，可每天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后，都会对老妈挥拳头。他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干活，但我想他挣的那点钱基本上都被他贡献给酒馆了。

因为老爸是这副德行，所以我家的生活全以老妈为中心。日常的吃用开销啦，孩子的升学问题啦，不管什么问题都是老妈说了算。她白天在建筑工地打临工，晚上还在家里接点零碎活，每天都要做到深夜。在那样的年代里，在如此艰苦的生活中，她愣是把三个儿子送入了大学，一个女儿送入了高中。这么说吧，她就是美轮

1 这里指东京下町区域。相对于山手区（也作上町区）是以工薪族为主的住宅区，下町区留有传统的江户气质，生活气息浓郁，住民主要是商业、手工业者。

明宏¹的《打夯工之歌》的现实版。

老妈为我设计了一条出路：读完理科大学，然后去大型企业就职。她觉得我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而且，老妈的决定在我家里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因此，我在考取了明治大学工学部的时候，脑子里尽想着我就这么太太平平地念完大学，然后去做个循规蹈矩的工薪族。

也就是说，当时的我是被老妈的各种想法所左右的。

尽管如此，我却像一只生下来就待在笼子里的小鸟，从来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自由，更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受到了母亲的束缚。对母亲来说，应该也从来不会去往这方面想。我这样做都是为儿子好，她肯定是这么认为的。

再者说，母亲是怎样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大，让我上了大学，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也知道，我哥为我牺牲了自己的学业。所以说，除了母亲的决定外还有别的选择，连我自己都不会这么去想。

不过，我现在觉得，当时自己之所以那么怕死，也许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被束手束脚地五花大绑着，因为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所以我体会不到活着的感觉。

而我自己的大脑运作方式，也是相当理科型的。

1 美轮明宏（1935—）：日本著名歌手、演员，曾创作演唱了诸多名曲。《打夯工之歌》即为其中一首，是他回顾年少时受友人母亲照顾的经历而创作，赞美劳动人民的歌曲。

我到现在还觉得做数学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每当听到别人说起欧拉定理、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什么的，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莫名的骚动。如果我做了数学家，我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做这样的白日梦。

干起了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电影导演这一行后，我有时也会瞎琢磨：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啊。在写电影台词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就像是在无意识地做因式分解题。

如此说来，我学理科是完全对路的。

只不过，对于大学毕业后登上固定轨道驶向未来这一点，我感觉不到有什么魅力。

我读大四是在1970年。从1960年到1970年，正是大学里的学生运动¹搞得如火如荼的时期，运动的起因是安保问题。当时，各所大学都遭到了封锁，授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只要你交毕业论文，学校就会给你发一张毕业证书，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而日本社会呢，当时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音乐、戏剧之类的文化演出开始大量涌现。于是乎，我基本上不去学校，取而代之的是整天流连在新宿一带的爵士乐茶室里。

说到在爵士乐茶室里聊的那些话题，当时最时髦的是存在主义、萨特和波伏娃，另外还有科林·威尔逊²，在当时也有很高的

1 此处指学生反对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安保条约）的运动。

2 科林·威尔逊（1931—2013）：英国高产、畅销作家，共有著作一百多部，代表作为《旁观者》。